



【读心】

## 跟春住

□高绪丽

“门口的杏树上，缀满许多将开未开的花骨朵，颜色好像过年集市上卖的水红靛，胭红得让人心疼。”

“伸向路口的那根枝条，开出了今春的第一朵杏花。”

“今天早上，我没有清扫门口。杏花落了，花瓣铺在地上，像落了一层雪。我坐在树下的石条凳上，望着房子后面大树上的喜鹊窝，发了一会儿呆。”

“杏子有杏核大了。你爸爸从外面忙累了回来，总要在晒得热乎乎的石条凳上坐一会儿，抽根烟，再进门。”

……

这是母亲发给我的聊天记录，我把它们全都转换成了文字，方便我时不时拿出来翻看。作家麦卡蒙在《奇风岁月》里写道：“从来没有人真正长大过。也许他们看起来像大人，但那只是一种幻想，就像时间雕塑出来的泥偶。不管男人还是女人，在内心深处，他们都渴望自由，渴望家里永远有爸妈会照顾他们，无条件地爱他们。”也正因为如此，只要我在城里呆得久了，就会发现自己像一尾离开水太久的鱼，不仅身体慢慢变得沉重起来，就连关节也不怎么灵活。在与失眠相拥的黑夜里，甚至能够听到胸腔里肺叶一张一合发出的“咯吱咯吱”沉闷的声响，内心似乎总有个声音在轻声呼唤：“回来吧，回到爸妈的身边。”

赶着暮春的周末，我索性把一大堆琐事都丢到一旁，给心放个假，载着孩子们一起回趟老家。城里的花事早已茶靡得不成样子，而通往乡下的路上，排成阵仗的麦苗，一望无际的绿油油俨然成为大地的主打色。

通往村子的路本来就不宽，过了小镇才发现，这路被两张竖起的大铁皮给堵得严严实实。我掏出手机打给父亲，父亲说，为了修路，从上月起，这路段就已经被封。外面的人要想回村子里，只能迂回，也就是先去再远点的其他村子，绕山路，七弯八拐地回到村子里。父亲列举了几条线路，不外乎从远一点或再远一点的这个或那个村子绕行，可是每条路线都有段山路要走。衡量一番，我还是决定从离村子稍远的那个村绕行，哪怕那条山路会稍微长一些。

山里的导航不太准确，我跟父亲打听了几条岔路，沿途又跟一位老人确定了方向，抱着“只要方向没错，总能回到家”的念头，一路下坡再上坡，谨慎慢行。这时节的山里好像一幅耐得住寂寞的画卷，青山绿水是它的底色，娴静素雅的苹果花铺满漫山遍野，如云似雪，像养在深闺的国秀。忽然，车子左前方的草丛动了，孩子鼻尖，一声“有野……”，“兔”字还未及出口，那草丛又恢复了原有的样子，兔子的身影在眼前倏忽一蹿，就消失不见了。

车子继续颠簸前行。时间已近中午，山里异常安静。春天行将结束，林木日渐葱茏，一大片金黄色的菜花丛里，蝴蝶自由自在地嬉戏飞舞，有风拂过面颊，闻到丝丝缕缕的甜香。看到被掩在山花深处的坟地，依旧悲从心起。再看坟头旁边的松树，生命力顽强，一派郁郁葱葱，又添几

许欣慰。那里安葬的是村里的先人，从某种意义上讲，他们与远山一起，守护着村子的安宁与祥和。当看到熟悉的穿着红马甲的看山人，我也回到了村子里。

车子拐进胡同，远远看到父亲站在杏树下向这里张望。没等车子停稳，孩子便打开车门，蹦跳着冲进了外公的怀里。父亲把他抱进怀里，又亲昵地揽过外孙女，对我说道：“快进家里，你妈在给你们做好吃的呢！”说完，他们祖孙三人一起坐在杏树下的石条凳上，有说有笑。阳光透过杏树新绿的树叶，洒到每个人的脸上，洒下来的斑驳的树叶印痕，仿佛是刻在时间砧板上的诗句，想要读懂它，真的很难。在岁月里穿行，总有一天，我们会在某个时刻重新打量自己的人生之路，豁然发现，有些温存、有些细节，好像都与书里或者记忆里的某个时刻吻合，可是真要追究起来，偏偏什么都想不起来。

我买了新鲜海鱼回来，跟母亲说：“今天，我想露一手，做大锅熬鱼。”母亲应道：“那我给你烧火吧。”母亲往锅灶下面填进一把草，火苗即刻“呼味呼味”地舔舐锅底，我连忙往锅里倒一勺油，不放心，又问母亲：“油，够吗？”母亲起身瞅了瞅锅里，道：“再倒些，熬鱼，油多了好吃。”我又倒进去大半勺油。用蒜、姜爆锅后，我把洗好的鱼倒进锅里，父亲恰好此时走进来，不紧不慢地调侃说：“哟，今天烧火的换人了吗？”

母亲轻轻回道：“她说她要上锅，我就给她烧火呢！敢情这是抢了你的活计啊！”我在一旁笑得肚子疼，手里拿着锅铲，也顾不得锅里面的鱼了。想起每每做饭，母亲就在我跟前嚷嚷：“你爸哪儿去了？要做饭了，也不知道回来烧火。”父亲更是不止一次在我们面前挺直腰板吹嘘道：“不是吹，你妈做饭啊，除了我，谁烧火也不能让她满意。”也是，母亲上灶时，烧火可是麻烦事，做什么饭烧什么火，火大了，火小了，火慢了，火急了，必须拿捏好火候。烧完火，就连扫地也是学问，我以前就常被母亲责备：“扫地不扫边，到老了拉乎（方言，意为不利索）仙。”想到这，我更是笑得直不起腰来。

吃过午饭，我跟在母亲身后去菜园里溜达。到拐角处，遇到有人在门口择韭菜，隔老远那人招呼我：“又回来了吗，闺女？”我忙站住脚，寒暄了几句。走出老远，我问母亲：“他们一家不是已经搬进城了吗？”母亲一边给菜苗除草，一边漫不经心地回答：“春天来了，从村子里出去的人，能回来的都搬回来住了。”讲到那个“住”字，母亲特意把余音拖得很长，我忽然想起春天挖的苦菜，它们扎在地下的根，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，扎得很深很深。

跟春住，目之所及看到的，皆是生命期待的本色与生机勃勃。再回到城里，日子依旧忙忙碌碌，但心境有了变化，做起事来反倒有了不一样的起色。作家易小荷在《盐镇》里写道：“每一个出走故乡的人，或许都会在某个时刻重新打量所来之处……在外人看来，河流平平无奇，但居于其岸边的人，自然知道它的潮汐，枯竭和洪流。”原来，我们都是被故乡流放很久的人。

（本文作者为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、烟台作协会员）

【浮生】

## 劳动者“五香”

□肖雨晴

1959年冬天，城关镇丁家庄的一座民宅里，响亮的啼哭声打破了村庄的寂静。婴儿是家中第五个女儿，因行五，得名五香。五香6岁起就在村里小学读书，成绩优异，却在13岁那年因为家庭成分没能读初中，自此辍了学。

17岁那年，五香进了“二轻局”。在单位，每个人每天的任务是组装两辆自行车。五香初来乍到，第一天蹲在老师傅身旁学了半天，临下班也没能组装完一辆。五香没泄气，晚上烧了灯就在铺上琢磨组装方法。两种型号的自行车，要先给车子插辐条，看似简单，手上力量和巧劲缺一不可。先把车架子反转，轮子朝上，插完辐条就组装轮子，安装好轮子后装上其他零件，正一正车把，掰一下车座，看看有没有安装结实，一辆自行车就组装好了。这么在脑子里过了一遍之后，五香第二天干活就显得胸有成竹了。当晚交班的时候，负责质检的车间主任看着五香推过来的两辆自行车竖起大拇指，跟五香的师父夸道：“你徒弟真香！”

自行车组装好了固然是件好事，但是怎么让车入库可难倒了五香。自行车入库都要自己骑着去，既是入库，也是检查自行车的质量。车间老师傅都是男同志，只见他们大跨步骑上一辆自行车，还能空出一只手去牵另一辆，就这么一跨一牵一蹬，两辆自行车就听话地跟着师傅们入库了。五香即使能骑上一辆，也不敢放手去牵另一辆。看着师傅们都拿着饭缸去打饭了，她还有一辆车子没放进仓库，五香咬了咬牙，决心自己也要学会这“骑一牵一”的“绝技”。她组装自行车的速度越来越快，后来竟能把老师傅比下去。两辆自行车组装完了，五香就穿着父亲的旧工作服，在厂子的空地上一圈一圈练习，一开始老摔跤，还会招来几声善意的嘲笑。这样过了七八个下午，“绝技”练成，她第一个把自行车送进仓库，吹着傍晚的风去食堂打饭，晚风吹来的机油味都胜似花香。

1994年，在国家鼓励个体经济发展的春风下，五香和丈夫一起成立了县里第一家私营二类汽修厂。五香婚后在瓦厂打过工，在植物油厂配过方，在食堂做过仓库管理。面对一个崭新的赛道，五香一时没了主意。她虽然发愁，却从不发怵，她相信自己什么都能做，并且

什么都能做好，进件、会计、出纳、食堂、售后……五香什么都能干。丈夫负责技术，她就稳坐大后方。寒冬腊月，西北风往骨头缝里钻，人不愿意出门，车却是不能不出力的。隔三岔五有车来修，有些配件必须自己去临沂汽配城跑，最多的时候每周要跑四趟。有些配件临沂汽配城也弄不到，五香就开着“小黑豹”把件直接拉回县城重新加工。五香个头不高，加工点忙起来没人帮忙卸件，她就自己带了一块木板，搭在三轮车上，巧妙地利用杠杆原理，一个十几公斤的配件就丝滑地落在脚边。五香总说，人没事就要琢磨，琢磨怎么把一件事弄好，怎么把事办得高效。

退休以后，五香喜欢在家钻研“生活”。她像一位专心搭积木的大师，每一块积木搭在哪里、作何用途，她心里门儿清。她常网购，有天下班后，我看她正在拆快递，是某软件9.9元包邮的挂衣架。刚拆开，她就对物品的规格有所不满，这东西太小，挂在主卧的门后显然过于局促。不过，紧接着她就自言自语道，放在主卧虽小，挂在厨房门后放点围裙抹布却刚好合适。我佩服于五香高速运转的大脑。一位65岁女性的脑袋，依然在不停思考着、计算着，生活上从未落伍掉队。反观我现在动不动就放弃思考的生活，不由得感叹五香更像个年轻人。

哦，对了，五香不喜欢五香这个名字，她早在18岁的时候就已经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孙健。健康、健美、健壮，一个“健”字贯穿了她对自己人生的期望和她生命的本身。孙健开玩笑似的跟我说：“我年轻的时候，翻跟头能从村头翻到村尾。”玩笑话固然有夸张成分，但我想，以孙健如今广场舞领头大姐的气势，年轻时体魄必然也不差。如今的孙健，逢一三五打太极拳，二四六跳广场舞，并且多次率领“火车站广场舞队”摘得县里广场舞比赛桂冠。她还用业余时间学会了二胡、口琴、小鼓，有一次我甚至看见她在自家院子里拉小提琴。她肩膀上垫了块毛巾，音符伴着微风爬上小院的葡萄藤，飞去很远的地方。

五香，哦，孙健，是我的五姨奶奶。在漫长的生命行程里，她昂首挺胸，不甘落于人后地走了65年。她身上闪闪发光的东西，不是命运，而是意志。（本文作者为平邑作协会员，现供职于临沂市平邑县地方镇中心卫生院）